

秦英征西

王润生
郝艳霞
编著

湖南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苏宝童失信劫大营 樊梨花怀孕染重病	(1)
第 二 回	长安城老国公搬兵 金水河小太岁发怒	(12)
第 三 回	彩仙桥秦英擗阁老 驸马府公主绑娇儿	(23)
第 四 回	展娘娘哭父告御状 王皇后怜妹保王孙	(34)
第 五 回	小程通率众陈净言 老秦安带人献御影	(44)
第 六 回	展雄风法场打国舅 论大局金殿折君王	(55)
第 七 回	秦元帅深夜擒刺客 展贵妃校场进毒酒	(65)
第 八 回	追叛贼荒野遇奇人 战喽兵山寨会老将	(76)
第 九 回	秦勇孝奋力夺五关 铁仑僧失目归极乐	(86)

第 十 回	秦勇孝力克苏宝童 小老头巧接铁弹子	(97)
第 十 一 回	冷寒冰受刑议谋反 苏尔山告密遭生擒	(108)
第 十 二 回	春火道伤人反害己 醉仙翁除恶又抖威	(119)
第 十 三 回	司马方元独往独来 吴氏兄弟双战双败	(130)
第 十 四 回	秦勇孝锤点老元帅 洪月娥刀伤少国公	(140)
第 十 五 回	甩家雀吓走娇娥女 聚神将引来俊郎君	(150)
第 十 六 回	智程通挥笔写药方 勇尤吉进关得解药	(162)
第 十 七 回	洪月娥大意失飞刀 秦勇孝小心派赤虎	(173)
第 十 八 回	刁程通耍戏巾幗将 俊罗章迎战美娇娘	(184)
第 十 九 回	美姻缘玉坠换金钗 恶作剧小弟气大哥	(196)
第 二 十 回	悔婚约罗章诉真情 受斩刑程通酬知己	(208)
第 二 十 一 回	程咬金辕门救二孙 老国公帅帐讲往事	(219)
第 二 十 二 回	疆场上罗章战小姐 山寨下月明擒先锋	(230)

第二十三回	李月英诚意搭鹊桥 洪月娥痴心贪美酒	(242)
第二十四回	深夜共枕小姐动怒 狭路相逢将军赔情	(254)
第二十五回	情切切将军送小姐 意拳拳母亲救女儿	(265)
第二十六回	守信约罗章入虎穴 用诡计洪威施斩刑	(277)
第二十七回	醉仙翁阵前指明路 恶道人城上耍阴谋	(289)
第二十八回	秦勇孝怜才收二将 洪月娥重情问父兄	(301)
第二十九回	洪夫人探监救女婿 老妖道上山求能人	(312)
第三十回	求佳偶单玉虎抖威 拒婚姻洪月娥辩理	(323)
第三十一回	少国公随意救公子 无双女有心戏姑娘	(334)
第三十二回	夸程通洪月娥做媒 救罗章李凤岐用计	(345)
第三十三回	单金凤报恩许程通 洪月娥携妹嫁罗章	(356)
第三十四回	表侄女笑气老元帅 新郎官斧戏大舅哥	(367)
第三十五回	程国公叙旧消宿怨 洪元帅怜女降唐营	(378)

第三十六回	单飞虎喋血万花岭 呼天鹏卖狂聚义厅	(389)
第三十七回	单金凤赚宝剑雪恨 韩月梅卖风骚调情	(401)
第三十八回	荡匪巢慷慨投唐营 救婆媳英勇挡敌箭	(412)
第三十九回	两路军会战白虎关 四英雄打探八卦阵	(423)
第四十回	苏宝童查营押驍将 傅春英牵线配良缘	(433)
第四十一回	俊公主情钟单玉虎 丑参谋智激愣头青	(445)
第四十二回	老都督托女献阵图 少国公升帐派兵将	(456)
第四十三回	唐军奋力连破敌阵 公主多情私放郎君	(467)
第四十四回	众将合兵二帅拼命 军师决策双方和亲	(480)

第一回

苏宝童失信劫大营 樊梨花怀孕染重病

薛丁山征西，与樊梨花破了西凉李道符、黄松道摆的“七情迷魂阵”，大获全胜。西凉王无奈，派遣丞相到白虎关前唐营递交降书顺表。唐太子李忠大喜，下令歇兵七天，然后班师回朝。

第七天晚上，李忠命大摆宴席，再次犒赏三军。樊梨花因为身体不舒服，回后营寝帐了。她嘱咐薛丁山与众将不要喝多了。将士们觥筹交错，一高兴就尽情畅饮起来，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

薛丁山喝得也差不多了，猛然想起妻子樊梨花嘱咐的话，便不再喝了。他觉得应当去看看她，便告别众将，东倒西歪地向元帅寝帐走去。

一进寝帐，把他吓了一跳。只见樊梨花侧卧在床上，脸色煞白，杏眼微睁，正大口大口地呕吐。他跑上前去，轻轻地给她捶打后背，深情地问道：“夫人，你这是怎么啦？”

樊梨花柔情地瞟了他一眼，妩媚的面容增加了几丝红晕，嗔怪道：“你们这些男人就是粗心大意！”

薛丁山怔了片刻，才恍然大悟，叫道：“夫人，你是有了

.....”

樊梨花面带羞臊地点了点头。

薛丁山喜上眉梢，说道：“夫人，这次征西，多亏你运筹帷幄，我们才得高奏凯歌。以后，我和你回归故里，上侍老母，下抚儿女，共享天伦之乐，就是神仙，也得羡慕我们三分呢！”

樊梨花说道：“解甲归田，恐怕还不到时候。西凉王异常狡猾，反复无常，他们表面求和，背地里还不知捣什么鬼呢！我们还须防他几分。”

“夫人，你未免过于小心了。他们的兵马副元帅杨凡被你一刀劈得身首异处，李道符和黄松道被三位大仙押解回山，六方人马土崩瓦解。他们已向我们递了降书顺表，岂能卷土重来？”

“不然。六方人马伤亡不多，并未遭受致命打击，猛将能人，还为数不少。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小两口推心置腹地唠得挺热和，过不多时，突听前营一阵大乱，战马嘶鸣，有军兵高喊：“不好了，西凉人马杀进来了！”

樊梨花叫声“不好”，急忙披挂上马提刀，和薛丁山往前奔去。只见唐营军兵正被追杀，有的身带重伤，有的送掉了性命。可见西凉兵将确实劫营来了。

原来，西凉降了之后，西凉王王妃苏宝莲被放回白虎关，这时，她的师父白石道人前来看她。苏宝莲向他哭诉战情，白石道人骂道：“这王禅、谢映登等欺人太甚，要是我在这，决不能让李道符、黄松道轻易地跟他们回山。嗨，那李道符、黄松道也太无能，不足以成大事！”

苏宝莲说：“徒儿被薛金莲活捉，这口怨气如何才能出呢？恳请师父助徒儿一臂之力！”

白石道人哈哈大笑，说道：“他们破了‘七情迷魂阵’，算什么能耐？待我摆一座‘八卦颠倒迷魂阵’，管叫唐军插翅难逃！”

苏海说道：“大王已经向唐军请降，如我方再行摆阵，恐怕于礼不合吧！”

苏宝莲冷笑一声，说道：“兄弟，难道你吓破了胆不成？自古道：兵不厌诈。疆场上虚虚实实，还讲什么礼！”

“唐军欺我太甚，我朝思暮想，都要报仇，姐姐之言，正合我意。可是，大王如若降罪，如何是好？”

“大王写降书，也是出于无奈。你能打败唐军，他求之不得呢！何罪之有？”

苏海一听，更来劲儿了，说道：“唐军明天就要班师。我们已经递了降书，他们必定志得意满，不会防备我们，我们今夜如去劫营，定能大获全胜。”

白石道人夸赞道：“此计甚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能成功。”

商量已定。深夜，苏海带领五千人马闯入唐营。果然，唐营防备不周，大多数将士已进入梦乡，正做还乡的美梦。太子李忠则盛宴款待老骊马秦怀玉，秦怀玉看到失散多年的儿子秦汉，悲喜交集。秦汉的师兄窦一虎也陪着秦汉诉说悲欢离合之事。这四个人感慨万端，相互干杯，都喝得醉醺醺的。

那西凉将士进唐营，就象猛虎下山似的，逢人就砍，见人就杀，杀到中军营中。苏海眼尖，看帐中坐着一个戴紫金冠的年轻人，就知道是太子李忠。他这一喜，非同小可，便命士兵冲了上去。太子等四人都已喝得东倒西歪，无有还手之力。西凉将士一拥而上，将他们生擒。苏海听军卒说樊梨花来了，便命令退兵。

西凉将士劫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等樊梨花与薛丁山赶到时，西凉将士已经全跑了。

樊元帅正吩咐点验死伤人数，有人来报：“殿下、秦老骊马、

秦将军、窦将军被西凉抓走了！”

樊梨花一听，头上犹如响起了巨雷，大惊失色，说道：“这都是我麻痹大意、疏于防守所致。现在殿下等人被擒，我作为三军主帅，如何是好？！”

薛丁山连忙上前劝说：“元帅，事已至此，焦急也无用，只宜竭尽全力，搭救他们。”

这时，军师徐懋功、老千岁程咬金也都急匆匆赶来了。他二人因年事已高，喝了几杯酒，便回后营休息了，听到喧闹之声才醒来查问，一听说殿下等人被擒，顿时傻眼了。

程咬金说：“军师，你不是未卜先知吗？如今，把太子都丢了，你这军师怎么当的？”

徐懋功显得很狼狈，只好说：“命该如此，我力所不及，你埋怨也没有用。太子等人虽被掠去，但性命不会有险，大家尽可放心。”

薛金莲风风火火地赶来了，哭着叫道：“嫂嫂，一虎被抓走了，不知是死是活……”

薛丁山安慰道：“金莲，不要着急，军师说他们的性命不会有险。”

刁月娥也哭着进来了，说道：“元帅，秦将军被苏海擒去，只恐怕凶多吉少……”

樊梨花看着刚投诚过来的刁月娥，知道她对秦汉怀有无限深情，便劝道：“妹妹且放宽心，我们正设法搭救。”

天已破晓，大家仍在商讨对策。匆匆用过早膳之后，忽有蓝旗来报：“启禀元帅，西凉元帅苏海营前讨阵，要元帅出营答话。”

樊梨花一听，气往上冲：“哼，本帅正要找他，他却来了！”

她飞身上马出营，只见苏海在马上眉飞色舞，洋洋得意。苏

海一见樊梨花，就哈哈大笑，说道：“樊元帅，真对不起，昨晚让你受惊了！”

樊梨花的眼睛里迸发出火焰，说道：“苏元帅，你家大王派丞相向我大唐递了降书，我大唐宽宏大量，不计前仇，放回了王妃，对你们是仁至义尽。不想你们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夜袭我大营，劫走了殿下等四人，杀伤我将士。所作所为，难道不怕后世耻笑？”

苏海在马上又是一阵狂笑：“樊元帅，战场上你死我活，还讲什么信义？双方交战，就是要虚虚实实，出奇制胜。自古以来，兵不厌诈，诈败、诈降者不计其数，有谁说他们不对？”

“诈败诈降与递降书顺表完全是两码事儿。自古来，诈败诈降者确实不计其数，可是，有谁刚递完降书顺表就大动干戈呢？你们翻云覆雨、无信无义、任意胡为，难道不怕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吗？”

苏海被问得哑口无言，过了半天，才尴尬地说：“樊元帅，如若让我们投诚降顺，这也不难，只要我们口服心服，立时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再不兴兵。你们破我们的七情迷魂阵，纯属侥幸，我们并不服。现在我们在白虎山又摆了一座大阵，太子李忠与秦怀玉、秦汉、窦一虎都押在阵内，如果你能破了这座阵，我向你们担保，我家大王就会顶礼膜拜，向大唐年年进贡，岁岁称臣。”

“如果我们破了这阵，你们又象上次一样，说话不算呢？”

“上次是副元帅杨凡许诺的，我并不知道。这次是我这个兵马大元帅许诺的，我说话算数，决不食言；如果说了不算，叫我死在乱刃之下。”

樊梨花听罢，冷冷一笑，说道：“苏元帅，你既执意还要较量一下，我们只好奉陪。不过，请你记住，我大唐可不是好欺

侮的，将来你们损兵折将，可别埋怨我们！”

“樊元帅，你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还不知鹿死谁手呢！”

“好，那就决一雌雄吧！”

“请樊元帅到白虎山观阵。”

樊梨花率领部分人马跟随苏海到了白虎山前，只见旌旗招展，刀枪林立，阵外有一老道，鹤发童颜，相貌丑陋，身体矫健，手持拂尘。他一见樊梨花，便说：“来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樊元帅吗？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贫道久仰久仰。”

“道长尊姓大名？”

“白石道人。贫道久闻樊元帅文武双全，威名远震，特摆一阵，请樊元帅不吝赐教。”

樊梨花催开坐骑，走马观阵，回来说道：“本帅以为道长摆的是什么奇门怪阵呢，原来是座八卦颠倒迷魂阵。道长，你说对不对？”

白石道人一听，倒吸一口凉气，但还强作镇静，说道：“樊元帅果然名不虚传，佩服佩服。既知此阵，定知破阵之法，请入阵吧！”

樊梨花说：“本帅今日没有这个兴致，待我稍事休息，定来破阵。”

“樊元帅，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本帅岂能失信于你？你就等着吧！不过，不准你等难为阵中被困的大唐君臣，必须以礼相待。如果他们有个好歹，我大唐破阵之后，定要杀你等一个鸡犬不留！”

樊梨花说罢，掉转马头，带兵回营。来到中军大帐，她和军师、老千岁以及男女众将言明阵前之事，共商破阵之策。

她说：“此阵玄妙莫测，变化多端，确实非同小可，但也并不可惧。要想破此阵，须四路派兵，八面进攻。进阵容易，如

进去不能破阵，再想出来势比登天还难！我挂念殿下、老驸马等人，他们都在阵内，只怕……”

军师说：“他们不妨事，凉西凉不敢下毒手，元帅只管放心。如果元帅有破阵之策，应速作准备，也好搭救他们。”

“别无他策，只望攻进大阵，一战成功。在破阵之前，我们还须操练人马，演习阵形。只是目前缺少兵将，能不能将各个关口的兵将调些来？”

军师道：“那可不行，各关兵力本来就不足，如果再抽调，就会更加空虚。万一西凉抄我们后路，我等岂不腹背受敌？但不知元帅破阵需要多少兵将？”

“至少要四万精兵，十六员主将，如今主将只有薛丁山、薛景山、薛应龙、姜须、贺连英、邹玉娘、薛金莲、刁月娥、窦仙童、陈金定等人。”

“噻，精兵可选，良将难求呀！眼下，元帅先操演人马，挑选精兵吧。缺少良将之事，还须仔细谋划。”

别无良策，只好如此，樊梨花亲身操练人马。她号令三军将士，必须严守军规。在操练之中，无论是夫妻关系、姑嫂关系，还是姐妹关系，均不得违犯军规。王法不认人，军法不认亲，谁敢以身试法，就地斩首，绝不徇情。

练兵场上，军容整齐，队形严紧，井然有序。樊梨花加紧操练，由于劳累过度，加上又受了夜风，第二天竟卧床不起。她先发冷，后发烧，这位女中英豪实在支持不住了。

她这一病不要紧，可把营中的男女众将急坏了。薛丁山守在床旁，忧愁满面。营中的郎中来了。他给元帅仔细诊断，说她身怀有孕，还得了卸甲风，不宜再领兵征战了。

这一来，大家更为难啦！樊梨花怎么能去破阵呢？

薛丁山安慰病榻上的爱妻，让她安心养病，不要着急上火，

并去见徐懋功，请他暂执帅印。徐懋功道：“既然如此，我就不恭了。看来要想破敌阵，只有回朝搬兵了。眼下，我们只要保住大营太平无事，就是大功一件。”

徐懋功正与众将议事，忽然，蓝旗进帐来报：“白虎关苏海叫阵，口口声声要樊元帅出营，请军师定夺。”

徐懋功紧皱了一下眉头，看了看两旁众将，薛丁山抢步上前，说道：“末将愿出马会那苏海。”

薛应龙也上前说道：“末将愿为我爹爹观敌瞭阵！”

徐懋功微微一笑，说道：“苏海来意不善，不能贸然出战。来呀，将免战牌高挂。弓箭手小心侍候，严防敌兵闯营。”

工夫不大，蓝旗又匆匆进来禀报：“苏海见到免战牌，并未收兵，堵住营门仍在骂阵，还口口声声要樊元帅出马！”

众将听后，一个个气愤填膺，但又不敢多嘴。薛应龙、姜须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只眼睛直瞪着老千岁程咬金，意思是要老千岁开口说话。老千岁平时爱说爱笑，敢说敢讲，可今天却像是遭了霜打的黄瓜——耷拉脑袋啦！

姜须见老千岁也不说话，怎么也憋不住了，上前说道：“军师，我们如不出兵，只怕苏海不能回关呀！”

话音未落，蓝旗第三次来报：“苏海还在营外骂阵。他说，如果樊元帅不出去，他决不收兵，还骂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难听的话。”

众将不等徐懋功发话，一齐上前说道：“军师，快下令吧！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徐懋功说：“诸位将军莫要急躁。我们可以派人去告诉苏海，就说樊元帅突然生病，等病愈之后，再去破阵。”

姜须急忙说道：“那苏海与大唐仇深似海，他如知樊元帅生病，岂能善罢甘休？必然会更加猖狂，怎能退兵？”

“现在有一位，出了大营定能说退苏海。”

姜须问道：“军师所指何人？”

徐懋功用手一指，说：“非老千岁程咬金不可！”

程咬金一听，心说：“这个牛鼻子又琢磨我了！”忙上前说道：“军师，这事我可办不成呀！谁不知当年我在锁阳城把苏海坑苦了，骗他吃，骗他喝，骗他钱，还骗他令箭。他对我恨之入骨。他早就扬言有朝一日拿住我，非把我点天灯不可！你明知这事，为何还派我去？我老程已不是当年的大德天子了，如今老了，胳膊腿儿全不灵活了，说话也打弯儿了。人不服老能行吗？你还是另派高明吧！”

徐懋功把脸一沉，说道：“怎么？老千岁难道要抗令不遵吗？”

“老程我知道，朝中君王大，营中元帅大。国法王章，万马营中的军规，我都懂。你如今暂执帅印，我能不听你的吗？只是这事我实在办不了，你不能把我往火坑里送！”

“老千岁，你我二人可不是一般的交情，更无冤仇，如果你不行，我能强你所难吗？”

话还未说完，蓝旗又跑了进来，说道：“启禀军师，苏海在营门外越骂越难听。还说，如果樊元帅再不出马，他就要马踏唐营！”

徐懋功听后，也沉不住气了。他眉头一皱，说道：“老千岁，军令如山，你就出营去会苏海吧！”

程咬金还要说话，姜须抢着说道：“老千岁，既然军师说您能退苏海，那就肯定能退苏海。况且，你和军师乃生死之交，他现执掌帅印，您该替他分忧解愁。他派您去，您就得遵命前去，别找难看。”

程咬金气得直吹胡子瞪眼，冲姜须嚷道：“好小子，你也胡说八道，敢跟我过不去……”

徐懋功面沉似水，说道：“老千岁听令，命你速速出营说退苏海，不得有误！”

程咬金无奈，问道：“就我一个人去吗？”

“哎呀，老千岁，又不是让你出兵打仗，你带兵干什么？”

“我不是要带兵去，只求军师派个人随我前去。万一我说服不了苏海，被他所害，也好有人给您送个信呀！”

“那好，老千岁要谁随你前去？”

程咬金心说：这牛鼻子派我退敌，姜须这小子在一旁帮腔。如今我去了。你小子也别像没事似的，我要把你这小子也带上！

他打好主意，刚要说话，还没张口，姜须又抢步上前说道：“启禀军师，末将愿随老千岁前去。”

徐懋功一看程咬金，程咬金乐了，心想：真是想吃冰就下雹子了，你小子倒知趣儿，我要的就是你。咱俩是一条线上拴着的两个蚂蚱，蹦不了我，也跑不了你！想罢，他对徐懋功说：“既然姜须愿随我前去，我二人就一同去吧！”

“你二人只可动口舌说退苏海，千万不要与他交手！”

程咬金一点头，同姜须走出大帐，飞身上马。既没鸣炮，也没带兵，二人催马出了营门。

姜须说：“老爷爷少要担惊，休要害怕！就凭您当年三斧子定瓦岗的那个英雄劲儿，要退苏海，不在话下！”

“噻，你知道什么，如今这三斧子失灵喽！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已不是当年的程咬金啦！再说，元帅有令，只许我二人说退苏海，不准与他交手。真不知这牛鼻子葫芦里卖什么药！”

“老爷爷，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前去说苏海吧。您不是常说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吗！”

程咬金一听，气往上冲：“什么？你敢看不起老爷爷！别以为你小子挺聪明，鬼点子多，可你要跟老爷爷我比，那可远去

喽！你去，我真不放心。你在后头看着，还得我先上去。”
程咬金说罢，催马来到阵前，会见他的对头冤家苏海。
欲知他能否说退苏海，下回分解。

第二回

长安城老国公搬兵 金水河小太岁发怒

苏海在阵前骂了半天，也没见樊梨花出来，心中好不气恼。他暗骂樊梨花：“这个黄毛丫头，看了八卦颠倒迷魂阵，是不是吓得躲了起来，不敢出头露面了？”他正在生气，忽见唐营中跑出两匹战马，仔细一看，前面坐着的正是自己切齿痛恨的仇人程咬金，火腾的一下就冒上来了，心说：好你个程咬金，在锁阳关你把我骗苦了，今天我不将你千刀万剐，难解我心头之恨！想罢，立马横刀，高声断喝：“程咬金，老匹夫！我要樊梨花来见我，不想你却来了，真是望乡台唱梆子——不知死的鬼！既然来了，你就休想活着回去！休走，看刀！”

程咬金见苏海举刀搂头砍来，急忙一带大肚子蝈蝈红战马，往旁边一闪，高声叫道：“苏海，你住手！你也不睁开你那两只狗眼看看，老夫我是跟你出阵交锋的吗？我既没带兵，也没带将，就只带我小孙孙姜须。我奉命出营，与你有要事相谈。不想你不问青红皂白，举刀就砍，你说你浑不浑？”

苏海一听，心说：这个老东西，也太胆大了，竟敢单人独骑跑到阵前！他既说有要事相商，但不知是什么要事，待我问明，再杀他不迟。想罢，收刀问道：“老匹夫，你有何要事，快